

雄王時代

〔越〕文 新等 著

东南亚资料译丛（第一种）

云南省历史研究所

《雄王时代（历史、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初稿于一九七〇年底完成。

最后，文新同志审阅全书并定稿。

《雄王时代（历史、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由文新、阮灵、黎文兰、阮董之和黄兴五名作者署名。但实际上，这是越南史学界和考古界十年来的研究成果。

这本书的作者们尽管在参加研究讨论雄王时代问题时，提出了许多积极的意见，而实际上只不过是把十年来关于雄王时代问题的各项研究工作的结论加以系统化而已。

作者们的愿望是根据现有的一般认识，勾画出一幅简洁、丰满并有通俗性的雄王时代略图。

在写作过程中，作者之间虽然进行过协作，但是个人担任写作的部份，仍由作者本人向舆论和读者负责。

根据上述情况，经过我们的初步努力，《雄王时代》这本书现已完成。

《雄王时代（历史、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一书的缺点和弱点在所难免，但我们还是大胆地拿出来出版了，主要想为我们了解本民族的远古历史时代，又是开创我们民族历史的最早时代，这也是大家所关注想要了解的问题，作出点滴贡献。

作者们

一九七一年祭祖日于河内

出版前言

《雄王时代》一书是文新等五位越南历史学家于一九七一年撰写的。略观此书端倪，我们发现作者们利用了他们认为有用的一切方面的材料，企图使人们相信，在距今四千多年前，以永富（古代峰州）为中心，包括越南北方与中国两广南部在内的广大地区，曾经存在过一个由“雄王”建立的、具有高度文明的“文朗国”。这个“文朗国”就其存在的时间、疆域和物质、精神文明讲，应该“是人类的摇篮之一”，“东南亚文化的中心”，应该跟埃及、巴比伦、中国、印度并列，可以跻身于世界文明古国之林。

但是问题就出在这里。埃及、巴比伦、中国、印度、作为世界文明古国早已成为定论，有大量古代文字记录和物质文化遗存至今，谁也无法否认，而至于“雄王”、与“文朗国”则无文字记录。不仅古代学者对“雄王”有怀疑，近代世界各国学者也有怀疑，到目前为止，这个争论仍在继续着，我们从这本书知道，即使在越南史学界也有一批学者或者对“雄王”与“文朗国”持否定态度，或者认为“雄王”统治的时代不会那么早。近几年来，我国史学工作对这个问题也进行了探讨，撰写出一批很有见地的文章。历史研究是一门科学。不能容许半点虚假。历史学家的使命就是要以确凿不移的历史事实为依据，阐明事情真相，并从中引出对后世有益的教训。反之，如果违背历史事实，移花接木，按照主观设想的方案去搜检史料，象工人制造砖坯那样，把泥巴往木范中填塞，对一个历史学家来说再没有比这更可悲的事了。

在历史上，从秦汉至北宋初年的一千多年内，交趾地区（越南北方）一直是中国封建皇朝的版图。中国史书上早就记载了这地方的一些情况。先秦著作姑且不论，从《三国志》、《水经注》转引的《林邑记》、《地理风俗记》、《交州外域记》、《太康地记》以及《后汉书》、《南越志》等大批著作看，说明在公元三至五世纪，中原学者已经很注意研究交趾的情况了。目前，尽管这些著作中的大部分已经散失，只给人们留下一些片断，但它仍然不失为研究五世纪以前交趾历史

最有价值的文献。别的不说，就是这本书中讲的“雄王”，最早也不是出自越南人的著作，而是首次见于公元五世纪沈怀远的《南越志》。

《南越志》已经失传，其中片断记载，经五百年辗转传抄，刻印于十世纪的《太平寰宇记》，又三百多年后，越南人士吴士连编《大越史记全书》时，才把“雄王”作为越南历史上一个漫长的时代编入书中，但他还有点心虚，所以把它列在《外纪》里。当然，我国史书由于汉文字形相近，传抄容易写错，也给后人增添了麻烦。例如，成书时间比《南越志》早的《交州外域记》写的是“雒王”。“雒王”与“雄王”只有一字之差，却成为史学界聚讼不定的一桩公案。现在越南又把它变成了一个政治问题。大多数学者认为，“雒”与“雄”的汉字字形十分相似，是后人传抄时把“雒”写成“雄”了。这是很有道理的。只有包括越南一些史学家在内的为数不多的人才坚持“雄王”时代的存在。“差之毫厘，谬以千里”，此之谓也，但他们出于政治上考虑，则不仅将错就错，牵强附会，或制造伪证，力图将谬误变成“真实历史”。

一般说来，任何国家在研究本国历史时都具有别国无法比拟的有利条件。研究越南历史当然也不例外。越南人不仅可以在“雄王时代”以后一千多年编写越南“雄王时代”历史，也可以随心所欲地利用考古发掘的文物，抛弃同时同地出土的汉代铜镜、铜钱去鉴定东山铜鼓的年代，将铜鼓制作年代推前，以为“雄王”找到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而且还可以随心所欲地进行社会调查，编写调查报告。事实上《雄王时代》一书就利用了不少这类“考古”和“调查材料”。在这一点上，正是包括我国在内的各国历史学家不能企及而感到遗憾的地方。《雄王时代》一书是越南社会科学界集中全力研究此问题的“重大突破”，对我们来说，它的一个作用或许就是多少能够补充一点我们的“孤陋寡闻”之处。而它的见解也可以丰富我们的“思路”。

《雄王时代》由我所梁红奋同志翻译，复经北京大学历史系梁志明同志校订，现在内部印刷发行，仅供国内史学界研究中越关系史和世界史的同志参考。错误与不妥之处，尚望指正。

侯方岳

一九八〇年年十二月十五日

前 言

一九六〇年史学院开始研究雄王时代的问题。

这项工作于一九六一年至一九六三年和一九六六年至一九七〇年期间连续进行。

史学院科学委员会于一九六九年底开会决定，小结史学院十年来对雄王时代问题的研究工作。

小结交由文新、阮灵、黎文兰、阮董之、黄兴同志承担。

提纲由文新同志负责起草，提交史学院科学委员会征求意见。

在委员们提出意见的基础上，文新同志重新加以整理。

提纲经过整理后，由越南社会科学委员会主任阮庆全同志审阅。审阅后给负责编写《雄王时代（历史、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同志们提出了一些宝贵的意见。

《雄王时代（历史、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包括五个部份以及引言和结论。

《引言》由黄兴同志执笔。

第一部份：《文郎国的疆域、国名和居民》由阮灵同志执笔。

第二部份：《经济状态》由文新同志执笔。

第三部份：《社会和政治体制》由阮董之同志执笔。

第四部份：《文化生活》由黎文兰同志执笔。

第五部份：《安阳王的瓯雒国或雄王时代的结束》由文新同志执笔。

《结论》由文新同志编写。

目 录

前言

引言（黄兴编写）

- 一、雄王时代在越南民族历史上的地位和意义……………（1）
- 二、关于雄王时代的研究情况……………（4）
 - 1. 封建学者对雄王时代历史的态度
 - 2. 法属时期历史学家关于雄王时代问题的观点
 - 3. 南方对雄王时代的研究情况
 - 4. 北方的史学家把雄王时代置于越南民族历史上应有的位置
- 三、史学部门确认雄王时代是存在的……………（11）

第一部份 文郎国的疆域、国名和居民（阮灵编写）

- 一、文郎国的疆域……………（18）
- 二、文郎国的名称……………（32）
- 三、文郎国的居民……………（35）

第二部份 经济状态（文新编写）

- 一、农业……………（45）
 - 1. 水田与旱地
 - 2. 生产工具和用具
 - 3. 稻谷和各种作物

二、手工业…………… (48)

1. 炼铜和铜器制造业

2. 炼铁业

3. 制陶业

4. 石器业

5. 其他手工业

三、生产组织和交换…………… (62)

1. 组织

2. 交换

第三部份 社会和政治体制 (阮董之编写)

一、社会组织…………… (65)

1. 家庭

2. 公社

3. 公社所有制和田地的分配

4. 部族

二、社会分化…………… (76)

1. 贵族阶层

2. 奴隶

3. 公社成员

三、中央政权…………… (79)

1. 过去和现在的见解

2. 国家雏型的形成过程
3. 中央政权与公社之间的关系
4. 军队
5. 法律
6. 团结战斗抗击外来侵略

第四部份 文化生活（黎文兰编写）

一、物质文化……………（88）

1. 居住方式和条件
2. 服饰
3. 饮食
4. 用具

二、社会文化……………（97）

1. 婚姻
2. 丧葬
3. 其他风俗

三、精神文化……………（101）

1. 美术
2. 音乐、舞蹈
3. 民间故事
4. 庙会、集会
5. 信仰

第五部份 安阳王的瓠雒国——雄王时代的结束

(文新编写)

一、关于蜀泮这个人物的问题 (118)

1. 封建历史学家的意见

2. 法属时期的意见

3. 越南民主共和国史学界的意见

二、瓠雒国的形成过程 (120)

1. 雄王朝代最后一个王朝文郎国的情况

2. 瓠雒国

三、抗击赵佗的战争 (126)

结 论 (文新编写) (129)

引 言

一、雄王时代在越南民族历史上的地位和意义

在越南历史上，凡是对建立国家，保卫人民，反抗外侵立下功勋的人们，都得到人民的尊敬和怀念。从南到北从古至今每一个爱国者都知道，有一个节日即自古以来就有的雄王祭祀日。“在许多美好的传统中，我们越南民族一贯保持一种极其美好和有意义的传统，即怀念我们的祖先，怀念那些在建国与卫国的事业中，立下功勋的人们。从一个小的集体，只有几家几户的村社到全国的范围，我们越南民族在精神生活、思想生活和个人的情感上，都懂得把现在和过去，把自己的家乡与祖国和民族紧密的联系在一起，从而保持和发扬了古传的美德，即爱国心，团结一致和坚强不屈的意志以及对自己的才能充满了强烈信念。”（1）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我国人民没有条件用文字记载历史，然而，有自己的记叙办法，就是口传。关于雄王时代的故事，一代传一代，目的是歌颂我们的祖先建国的功勋，并提醒自己要守卫国土。正由于长期以来具有这种“饮水思源”的传统，今天我们才懂得而且越来越清楚自雄王时代以来，我们的祖先在建国方面的成绩。关于雄王时期的故事，流传时间很长了，它已经不是一般的古代传说，而是已经深入我国人民的感情和心灵，成为今天以神话色彩解释民族起源的故事。在历史方面，雄王时代为我国人民准备了一个统一的、坚强的国家的前

提；在精神方面，每当遭受外来侵略，必需保家卫国的时候，雄王时代是我们民族的一个巨大的鼓舞力量，是不屈不挠的自豪感和必胜信心的源泉。

凭着人们的记忆，经过了几十个世纪的流传，历史事实随着时间的推移已失去了某些真相，但我国人民认为自己是“龙子仙孙”，自己的祖先是雄王，当时的政治中心在峰州，即今永富、河西、河北、河内等省（市）。文郎国开创的我们民族的历史，迄今已四千年之久。

如果用一些含混不清的民间传说，来怀念雄王时期的祖先，绝不能够满足我国人民了解我们过去的祖先的欲望。在雄王时代里，我们的祖先是怎样生活和思考问题的？怎样具体进行劳动和战斗的？这个问题早就提出来了，但至今还没有得到任何满意的回答。今天，正当全国人民以象扶董村英雄那样奋起的气势进行抗美救国事业时，我国人民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地需要了解我国过去四千年建国卫国的历史，雄王时代的问题已沉寂了几十个世纪，现又重新提了出来，并要求得到正确和圆满的回答。

翻开最早的史书，有关记载雄王时期的章节，使我们不能不感到不安，并对那些缺乏准确性和形象模糊之处，甚至有的还带有浓厚的荒唐的神话性质感到不足。过去的一些爱国史学家，由于受科学水平的限制，在少许史料面前感到无能为力，因而缺乏足够的信心来解释那充满自豪的过去。必需重新阐明雄王时代。这项工作十分必要，它不仅是为了驳斥那些错误的成见，补充不足之处，而且要让下一代能够充分地看到我们民族四千年的光辉历史的存在，同时，也是为了反对现今关于这个时代的一些反动、错误观点，打破某些人的民族自卑感。

研究雄王时代问题，不仅仅是研究这个时代，而是有其更深远的目的，就是通过雄王时代，进而了解我们民族的全部历史：

1. 解决雄王时代的问题，人们将知道，越南民族是具有悠久历史。在很早以前，越南民族就已经是一个稳定的共同体。它有着自己的语言，有着自己的文化特征。

2. 研究雄王时代将为我们进一步了解越南民族起源和形成过程以及越南民族建国事业创造条件。

3. 研究雄王时代将使我们看到越族（京族）和各兄弟民族之间的关系。很早以前在越南的国土上，就有许多民族团结在一起进行建国和卫国事业。

4. 对雄王时代深入研究，将会看到我们民族的许多优良传统来自雄王时代。这就是民族团结和为建国与卫国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

5. 自雄王时代起，在东南亚地区已有其他的人群聚居，因此，研究雄王时代将有助于我们了解东南亚的其他许多民族。

6. 研究雄王时代也是研究我国原始公社解体和开始进入阶级社会的过程。把这个时代研究好了，将有助于了解“亚细亚生产方式”。这是我国和世界上的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特别关心的问题。

“这就是说，我们面临着一些非常大、非常新的问题，它不仅关系到我们越南民族，而且关系到东南亚的许多其他民族。由于这些原因，我想研究这一时期的历史是一项有重要意义的工作，对于它将获得的成果无论怎样估价也不会过高的。”

（2）

在我国古代史的研究中，雄王时代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可以说，雄王时代是我们民族历史上最艰难的阶段，是探讨雄王时代以后的各个历史阶段的一个“绳结”。（3）

二、关于雄王时代的研究情况

1. 封建历史学家对雄王时代历史的态度。

北方的封建历史学家，从司马迁、班固到酈道元、司马光等等，都是后代包括越南封建时期的历史学家有威信的历史学家。他们都住在离我国很远的地方，只能根据岭南地区的统治官吏的口述进行记载，因此，难免差错和不够准确，有时发生混淆把这一地区的事情记载成另一地区的事情。曾巩、沈怀远、周去非这些人，虽然曾到过岭南地区，一定程度上曾耳闻目睹一些交趾地区的情况，他们的记载有一些是准确的，但由于他们用侵略统治的观点、立场看待问题，他们的一些记载不够客观。他们否定我们民族的独立发展，因而，他们不能按照历史事实来记载雄王安阳王时代。

由于吴权、黎桓、李常杰、陈国峻一个接着一个地打败了外国侵略军，获得了辉煌的胜利，从而巩固了我们民族的独立，因此，在建设大越国的同时，我们民族自古以来就具有的民族意识、自主意识在这个时期得到发扬。到了李朝陈朝时期，我们民族在各个方面成长起来，我国人民对汉、唐、宋……封建王朝史书的记载感到不满。越南封建社会的史学家，虽然受他们阶级立场的局限和中国封建思想的影响，但是，他们出于一个有着优良传统，又有光辉的过去的国家的一员的民族意识和自尊心，再也不能接受过去历史学家那种民族歧视的反动观点了。

把雄王时代和与雄王时代有关的传说首先编撰成书的，是陈朝的历史学家李济川和陈世法。陈世法的书后来又由武琼和乔富删改补充。他们提出的理由是，“从春秋战国时代，没有国史记载，所以有许多事情都失传了，有些幸存下来的传说，也只是民间口传下来的”。他们曾到民间进行收集，并认为：

“这里所记载的传说，是不是就是传说中的历史呢？”并针对这个目的提出“从鸿庞氏的传说，可以了解到皇越国的开创”，并认为既然“天遗玄鸟下凡，生了商朝皇帝，那么必然有百卵生百男，分治南国的事，为此，鸿庞氏的传说不会没有”。他们都一致承认，雄王时代是存在的，但限于当时的水平，他们记载了许多荒唐怪诞的事，致使后代的读者都无法相信。（4）

到了黎朝，吴士连根据古籍资料，慎重地把雄王时代首先编入越南史书，他的目的是收集往事，“分清过去治乱的渊源”，以告戒当代的人们，同时让天下皆知，“我们的大越国是在五岭以南，天已划清南北疆域。我们的始祖是神农的子孙，天派天子降生，才和北朝各据一方”。吴士连没有把雄王时代收进本纪，只撰入外纪，是他怀疑史料的准确性，还没有把它当作正史。

后来几个朝代的封建史学家，如黎贵惇、邓春榜、阮通、潘辉注等等，他们一方面承认雄王时代的存在，另一方面又对当时的资料表示怀疑。这一疑虑延续了近千年，各个封建朝代李、陈、黎、阮的历史学家，除了参考摘引古籍外，没有别的办法来证明这一历史时期的存在。

2. 法属时期历史学家关于雄王时代问题的观点。

法属时期，为其奴役、剥削政策服务，许多历史学家阴谋

磨灭我们祖先光辉的历史，他们歪曲越南民族的起源，降低越南的文化，提高欧州的文明，宣扬学术上的所谓迁移说、外来说、种族优越说等等。比起封建史学家，西方的史学家有较为进步的研究方法，有辅助史学研究的部门，如考古学、人种学、语言学、民族学、地理学等等，但他们不去注意全面研究我国古代的历史。他们在考察洞穴，寻找遗物研究石器时代的时候，主要工作是寻找我国山区的矿藏；他们研究铜器时代，实质是收集珍贵古董带回国去；研究民族问题，目的是离间山区和平原以及山区之间各个民族的关系。

有些西方汉学家，在研究我国历史的时候，也注意到雄王的问题。他们发现了我们传说的各代雄王材料中缺乏准确性的地方，但是，他们却过分强调这些缺点，竟把其中一些最有价值的部份一概摒弃了。

在研究文郎国的时候，H·马司帛洛曾证明没有雄王，只有雒王。之所以有雄王称号或文郎国的名称，是越南史学家在抄录中国书时，把“雒”字误抄成“雄”字，把夜郎错抄为文郎。根据中国古籍，H·马司帛洛还认为，在汉人到来之前，今越南北部地区已经存在着一个相当发展的古代社会。那里的居民知道农耕，他们种植双季稻，学会了铸铜，能制造箭头，会搞水利，织布，有食槟榔染黑齿的习俗等等。（5）

如果说H·马司帛洛拒不采用越南史料的话，那么，在这方面L·鄂卢梭却比他强一些。他引用了许多中国古书中的材料，同时慎重地使用了越南的史料，以证实秦朝确有一次对我国的侵略，但他又省略掉我国史书里经常提到的 鸿 庞 时代。他记载了象H·马司帛洛描述过的一个封建社会的存在，但他却肯定地说：“在公元前四世纪就可能有越南人居住在今天的

越南北部地区”。

V·戈鹭波和O·阳士对东山铜器文化做了详细的研究，提出许多宝贵意见，但他们却把这一文化和越南整个古代史以及雄王时代割裂开了。

陈重金是研究这一历史时期的越南人的代表。在《越南史略》一书中，陈重金提出：“鸿庞的事不一定是真实的”，因为“自泾阳王至雄王十八世，共二十位君王，而从公元前壬戌（二八七九）年至癸卯（二五八）年，刚好二千六百二十二年，以平均计算，每位皇帝大约在位一百五十年，即使是上古时代的人，亦难得到有这样多而又都如此长寿的人。”

除陈重金外，还有一些越南历史学家写了一些有关雄王时代的文章，登载在开智进德会的《知新》、《青毅》、《纪要》杂志上，但限于当时的水平和研究状况，也只能依据旧史资料，围绕着古人文字记载的正确与否等枝节问题进行争论。

3. 南方对雄王时代的研究情况。

自一九五四年至今，在历史研究领域，我国南方历史研究者，除把越南民族起源问题列为首位外，还注意雄王问题的研究。

西贡政权妄图打着民族的幌子，拉拢人民群众，尤其是拉拢中间阶层来进行反共。西贡电台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七日在雄王祭祀日时，曾自供：“四千年的历史期待着全民效法先辈，挖掘潜力，与共党战斗”。

参加讨论雄王问题的，除西贡、顺化各大专学院的历史、文学系的教授外，还有西贡政权的心理战术，文化部门中的一些官员，他们未占有任何科学的可靠证据，也未拿出任何新的材料，仍然沿袭从越南和中国的古代史籍中寻找材料的老办

法，因此，他们的立论并没有超出法属时期的H·马司帛洛、黎志涉、黎舆等的观点。

在他们的文章中，始终提及和讨论两个问题，即雄王时代的年代和雄王或雒王问题。

关于雄王年代问题，有三种最值得重视的不同意见：

（1）雄王时代是从公元前二八九七年开始的（春松的意见）；

（2）雄王时代是从公元前一七八六年开始（范环美的意见）；

（3）雄王时代是从公元前五八一年开始（范文山的意见）。

关于雄王或雒王的问题，是个老问题了，他们又翻出来讨论，有两种代表性的意见：

（1）对雒王的见解：有一部份人如阮芳、范文山等否定雄王时代的存在。他们认为，所以有鸿庞氏的传说，也和有雄王的说法一样，是越南封建史学家依据旧史记载的，而我国的雄王十八世是仿照楚国雄王十五代，把“雒”字变成“雄”字，则是封建史学家有意改写的。这些人仅仅承认：“历史上所说的古越地区的最初居民，只可能是雒越人民，而其首领是雒王”。

（2）对雄王的见解，持存在雄王时代意见的有裴友宠、范环美、阮克堪、王洪先、杜仲傂、阮献黎、黎玉柱、陈炎、何辉民等等。他们的科学论据没有超过法属时期黎舆所撰写的材料，自然没有什么新的见解，但却获得许多人的赞同。这些坚持存在雄王时代意见的人认为，不存在抄错的问题，特别是越南封建时代的史学家都是学问渊博的人。中国旧史记载我